

港青敦煌實習行(下)

港生將感動化作承傳動力
敦煌人一生一事 保育敦煌文化

莫高窟是絲綢之路多元文化的結晶。



洞窟裡面的壁畫訴說着不同朝代的故事。

「敦煌守護神」常書鴻是敦煌石窟藝術保護與研究的先驅。

莫高窟被譽為「沙漠中的美術館」。

敦煌莫高窟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。

敦煌研究院。

在香港這座城市，我們一天就給自己安排各種各樣的事情去完成。然而，對於敦煌人來說，也許他們的一生只做一件事，日復一日，將青春、體力和心思都聚焦於洞窟的保育工作，希望將歷史、信仰和文化的原貌承傳給下一代。坐落在中國西北地區的敦煌和香港，兩個地方貌似「大纜都扯唔埋」，唯緣分將彼此的距離拉近，牽扯出千絲萬縷的關係。 採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儀雯

敦煌在一片沙漠中閃耀着光芒。

香港青年廣場在剛過去的暑假舉辦了「香港青年敦煌實習計劃2019」，在過百份申請中揀選了十六位香港本地大學生一同前往敦煌，在六周的時間裡，他們能夠和敦煌研究院的專家從歷史、藝術、民俗、科學等多角度深入認識敦煌莫高窟，全面地探索敦煌文化，最後成為當地的導賞員，並以多媒體的方式遞交有關文化承傳方案的作業。

呂施施盼港生延續「莫高精神」

「年輕人要開拓他們的世界，不一定要到南極還是北極，其實來敦煌已經能看到不一樣的世界。」青年廣場總幹事、同時也是這個活動的創辦人呂施施如是說，她盼學生能夠通過活動探索、發現敦煌的魅力，從而對文化、保育甚至自己的生命、未來有所反思，將「莫高精神」延續。

敦煌是絲綢之路重要的一個交匯之地，幾千年前就開始有絲綢的貿易，匯聚中西方的文化，就像現在的香港，集合了多元文化，也是不同國家貿易的中轉站。數年前，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設了有關敦煌的大型展覽，呂施施憶述，敦煌和香港的緣分就是從這裡開始的。

「要是我們把敦煌文化帶到香港，但未來的人才怎樣把整個敦煌文化、歷史還有創新延續下去呢？這個計劃就是人才培訓的其中一個部分。」呂施施希望，香港的年輕人能夠飾演文化傳承的其中一個角色。

敦煌莫高窟自己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館，除了擁有藏經洞，壁畫也給前來觀賞的人訴說着千年的故事。「無論進去哪一個洞窟，那種震撼感都是不能言語的。」呂施施每次來到莫高窟都會想像許多年前，來了一個人，一筆一筆地畫，一下一下地雕琢佛教的雕塑，甚至到了現在，敦煌的人還是圍繞着洞窟做管理和研究，讓她感受到香港找不到的一種感動。「看到歷代院長他們都有家庭、需要照顧孩子，但是每天仍然堅持在敦煌裡面做考古和研究，同時又要在開拓遊客和保育工作中找到一個平衡。」呂施施覺得，歷代院長一輩子就待在敦煌專心完成一個任務，其實是一件很浪漫的事。

敦煌學家饒宗頤生前大力支持

「是緣分！」香港和敦煌之間有着頻繁的交接、互動和交流，敦煌研究院副院長張先堂毫

不猶豫地相信，兩地一定先有緣分，才有往後更多的延伸出來的項目。他特別感謝中國當代國學大師、敦煌學家饒宗頤生前大力的支持。當時饒宗頤是「敦煌之友」的發起人，給敦煌研究院資助了一千四百多萬元，其中一千萬元用來營運莫高窟數字化，因此這幾年才能發展得這麼快，取得顯著成果。「饒宗頤先生對敦煌特別有感情。」張先堂憶述，饒宗頤九十歲大壽的時候就在莫高窟舉行的，九十五歲的生日也同樣在敦煌慶祝，還舉辦了一個展覽，光是香港就來了三百多人。而從這次活動以後，香港很多商人就開始捐款，有些教育界的人士也會給香港的中學推廣敦煌文化，讓老師和學生對敦煌有了一定的了解。

敦煌是了解中華文化的窗口

「敦煌是一個了解中華文化很好的窗口，香港的青年來敦煌，是一個學習、了解中國歷史的機會。」張先堂對於香港的學生能夠在敦煌體驗，甚至學以致用感到非常難得。「香港學生的思路特別活躍，眼界也很開闊，他們的創意讓人眼前一亮。」敦煌的人要是開始參與莫高窟的保育工作，

就從不間斷，二十到三十年以來幾乎沒有真正的休息。因此，敦煌文化得以完善保存，是因為敦煌人一千多年以來，沒有讓文化中斷，老百姓也將佛教的信仰一直保留至今。

「敦煌本地人首先是有感情在裡面，他們不但對中華文化非常了解，而且有一種鄉土的情結，對自己的故鄉帶着情感。」張先堂認為，香港的學生未能理解這種感情，也許是因為他們一直都是以接受西方教育為主，對於中國文化的認知和參與就相對少一些。

張先堂也分享到治沙工程在內地，尤其在西北地區是重要的工程之一。1993年，香港演藝界舉辦過一次義演去支持敦煌的文化保育，籌得一百萬元捐款用來治沙。他提到，當時藏經洞就是被沙子埋掉的，經過清理以後才發現文物的本體——壁畫、雕塑等，雖然這個工程往往都以數十年去計算，但是為了將歷史文物保護好，敦煌的人都願意獻上自己的時光和精力，為這個地方付出。「我特別喜歡香港保育的概念。內地的說法是『文物保護』，保護是比較理性和客觀的表述，而保育就帶有感情色彩。」張先堂覺得當我們把文化當做一個生命體，就會有感情在裡面。



青年廣場工作人員和部分學生合影。



張先堂與學生分享敦煌文化。



敦煌研究院副院長張先堂(左)和青年廣場總幹事呂施施。



甘肅蘭州財經大學學生利用敦煌壁畫元素，設計出幾十種「敦煌印象」系列文創產品。 中新社

文化承傳再創新

敦煌文化從公元366年保存至今，我們透過敦煌了解到古代傳統文化、藝術以及古人的生活狀況，這些為我們現在的歷史文化資源庫填滿了歷史價值。即使我們不再活在古代的生活模式中，但是將過去的藝術、信仰和建築保存至今，仍然能帶給現今生活各種不同的驚喜。為了拉近古代和現代社會的距離，敦煌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呈現了數字化帶來震撼和承傳的效率，將古代的語言、佛教的藝術以數字電影或者立體化技術呈現。

張先堂又舉例道，設計師曾將藻井圖案印在女士的絲巾上，運用飛天的圖案設計服裝，在移動硬盤上敦煌的圖案，或者創作以六十一洞窟為背景的筆記本等，只需要一些轉化，就造就了創新性的發展。「莫高窟的歷史的確跟現在的社會距離比較遙遠，但是我們還是重視它。」因此，張先堂先生認為年輕人能夠認識敦煌，並培養到對這裡的感情其實很重要。「這個工作需要一代代人做下去。」張先堂強調。

世界文化遺產莫高窟的「保護經」

莫高窟位於中國西北甘肅省，現存壁畫4.5萬平方米，彩塑2,000多身，是絲綢之路多元文化的結晶。它也是中國最火爆的旅遊勝地之一。今年暑期，已有1,650多年歷史的莫高窟再次推出保護新舉措：以小時為單位，均勻地讓遊客分批進入洞窟。此次發佈的旅遊新政顯示，購買應急參觀門票的遊客也必須在指定時間段進入洞窟。從8點到15點，每日最多1.2萬名應急參觀遊客將均勻地分成7個批次參觀。近年來，莫高窟的遊客持續快速增長。尤其暑期參觀遊客就約佔全年遊客總數的1/3。旅客「爆棚」的莫高窟承载力卻很有限。至今保留有洞窟735個，但窟內面積在13平方米以上、病害較輕且適宜開放的只有110多個。因此，限制遊客數量、優化旅遊方式，是莫高窟保護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。2014年，莫高窟在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中率先實施了「總量控制、預約參觀」的新模式。

文物修復與科學監測

「過多遊客進入洞窟，導致窟內溫濕度、二氧化碳等發生變化。濕度過高會使得壁畫中的鹽分反覆溶解、結晶，產生『壁畫癌症』酥鹼等病害。」敦煌研究院副院長蘇伯民說。

除了優化旅遊方式幫助莫高窟「減壓」外，文物保護工作者也通過文物修復、科學監測等多種方式，幫助這座千年洞窟抵禦歲月侵蝕。86歲的李雲鶴至

今堅守在文物修復一線，讓碎如雪花的壁畫恢復完好是他的工作。「我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修壁畫，現在已經親手修復了4,000多平方米壁畫、500多身彩塑。做文物修復工作，因循守舊不行。直到今天，我還在不斷做試驗改進修復方法。」

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所長郭青林介紹，早在上世紀50、60年代莫高窟就開始嘗試監測環境，1989年設立氣象站，2011年監測系統上線。如今，氣象環境、崖體狀況、洪水地震、窟內環境等都在監測範圍內。一旦洞窟內溫濕度、二氧化碳等指標超標，洞窟將暫停開放。「現在都是自動化設備，每15分鐘就能記錄一組數據。我們將這些數據與病害進行關聯研究，探索適宜的防範措施。」郭青林說。

面對極端天氣，莫高窟也採取措施積極預防。今年7月，莫高窟遭遇了30年來最大的一次降水，監測系統顯示，降雨並未對文物安全造成影響。

隨著數字化技術的應用，不僅有望讓莫高窟「容顏永駐」，更讓世界各地的人們可以「一睹芳容」。如今，只要在互聯網上點擊進入「數字敦煌」資源庫(中英文)，人們就能免費欣賞10個朝代30個洞窟的高清圖像，全景漫遊更讓人身臨其境。數據庫涉及壁畫面積達到4,430平方米，點擊量超過500萬次。上世紀80年代，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西北大學、浙江大學等科研院所合作，拉開了敦煌石窟數字化的帷幕。

數字化技術讓莫高窟活起來

專業人員自製軌道、燈箱，分層、逐行拍攝壁畫，然後利用計算機技術，將數量龐大的照片逐一比對、拼接和修正。僅實現一個300平方米壁畫的洞窟數字化，就需要拍攝4萬餘張照片。

敦煌研究院文物數字化研究所所長俞天秀介紹，現已完成180餘個洞窟壁畫的數字化採集和120餘個洞窟的全景漫遊。「我們想了各種辦法讓莫高窟



莫高窟第96窟「九層樓」。

「活起來」。『數字敦煌』就是為了讓全世界都能看到莫高窟。」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說。如今，在莫高窟探索出的壁畫及土遺址保護、文物數字化等技術，正從敦煌輻射開來，為中國及「一帶一路」沿線國家的多個遺產提供支撐。 文、圖：新華社

世界文化遺產莫高窟。



工作人員對莫高窟第162窟進行數字化採集。



敦煌研究院科研人員正在做實驗。